

Eve's Heart

「快樂的人沒有過去，不快樂的人除了過去，什麼都沒有。」
——理查·費納根《行過地獄之路》

大火折斷少女的雙腿，撕開她的胸膛，剖割她的肌肉，挖出她的心臟，也把她一雙羽翼燒得精光。旁人言話如刀骨悉悉，一片一片刨下她剩餘的所有，酷刑過後，她變得一無所有，徒留一命懸掛吊索，僅剩口氣扯住細項。

她本非伊芙，在經歷死亡後，她只能成為伊芙。

>

「仿真型奧根研究筆記，七十五號之一。」

如果說她的睜眼是破水，那傾洩而下的金髮就是流落大腿的羊水。她是一朵即將綻放的花，每片花瓣都過分嬌嫩。伊芙摸摸自己皺巴扭曲的臉，尖叫一聲從輪椅上摔下來，並雙手並用拖著萎縮的雙腿，用刀把眼前這名面如美玉的女子殺死——也就是刺入核心部位。

他們又浪費了一顆核心。

>

「仿真型奧根研究筆記，八十六號之一。」

耳側輕輕的呢喃讓自己從休眠中甦醒。女子自動調整攝像孔焦距和光影辨識，在一片朦朧中看見一名長相端正美麗的女人，女人蹲下身來捧住她的臉，聲音很低，像是呢喃般唱出語句，預先設定的系統告訴她可以用美妙歌聲來形容這個聲音。而她抬眼望去，便見到一名擁有金髮短髮的女子也在看著她。

這是她的記憶之初。女人是開發者，是個雖然沒有雙腿，手卻很靈巧的科學家。她的名字是伊芙，為創造生命之意，而她給予親手製作的人偶名字，叫做沙克絲。

伊芙沒有事先替她安裝情緒系統，反而寫了一套優秀的學習系統來補足，她在實驗室裡頭學習如何作為一個「人」，就像新生兒需要受到教育般，開發者得擔任母親的角色，領著她塑造性格與禮儀。伊芙因為她的一些小進步而笑，她就牽動嘴角的人造神經，伊芙因為研究失敗而失落，她就垂下眼，表現出抱歉的姿態。沙克絲出生的兩週，她們都是待在這個小房間裡面，她對外頭一無所知，系統也沒教她如何去好奇，她眼前都是灰濛光亮，塵埃在空中被亮色折射再折射，最後到伊芙臉上的是朦朧如月光的景色。

她的初始設定期還未結束，強大如她的學習系統便已將伊芙的一舉一動全部複製，如果不看頭髮、衣著與雙腿，她們簡直是同個模子印出來的複製人——是的，沙克絲有一張和伊芙一模一樣的臉——沙克絲是在金屬倒影中發現這件事的，但她不知道該作何感想，累積二週的

情感無法消化過於抽象複雜的想法。她進步至此，雖說已經能有除了命令之外的個人想法，但那些都是很簡單的、從伊芙那裡複製而來的，她潛意識中……應該說，潛系統中在抹除那些疑問所在，她從伊芙的書庫中看到一個合適的字眼形容這種感受，叫做「逃避」。

有一日，她受命閱讀完書櫃上七十三本書，而將任務完成時，沙克絲走向實驗台旁的伊芙，她將裙擺拉起，彎去膝蓋，疊起大腿與小腿，抬頭如幼兒般看著伊芙，她道：創造者，我有一個問題。

你問吧。伊芙回應道。

書上寫道，如果一個正常人類長久不與他人交流，心理上會出現一些問題，且難以修復，沙克絲對伊芙足不出戶感到疑惑，而「勇敢」要她直接問出口，但伊芙卻重重拍了下實驗台，沙克絲感覺到自己整個系統都在震顫，像是崩塌前一刻掉落的些許落石，她的長睫不著痕跡地顫抖了下。而伊芙只是看著她，臉上的表情看起來有點像憤怒，似乎還參雜百分之十五的羞愧、百分之一的逃避，和百分之一的懷念。

懷念這個情緒是很難在伊芙身上學到的，她給予沙克絲的情感太過正面，所有負面都被隔絕在外，這次是伊芙兩週以來出現過最糟糕的表情，沙克絲決定儲存在記憶空間，方便隨時最為參考依據。

伊芙先是喘了兩口氣，然後漸漸靜下。她看著沙克絲，澹然說道：「幸福的製作方法，就是把記憶中悲慘的部分去除，只留下美好的事物。如果沒經歷過痛苦，那就不會知道痛苦的爪牙能讓人多麼不堪。」

「沙克絲，你能理解我嗎？」

「如果是命令，我能嘗試理解。」

「該死！進入休眠，我要關了妳的命令強制儀！」

沙克絲有些不明所以，但她還是閉上順眼進入休眠模式，不知過了多久，她再度被開機，能源再一次從核心流向軀幹與指尖，沙克絲坐起身來，發現視線變得異常模糊，光影交錯間她什麼都看不清楚。

模糊間，她看見一個人緩步向她走來，不是伊芙，伊芙失去雙腿，沒辦法走路。她幾次調整視覺聚焦都沒辦法讓視線更清晰，她的感覺系統告訴她這裡溫度過高，而那名人影，他身後好像飄著什麼——

「沙克絲！」

……伊芙？沙克絲利索地從實驗台上翻身而下，循著聲音，她能知道伊芙在自己身後，但腳下的灼燙和眼前越來越近的人影讓她站住腳。忽然，人影把自己撲倒在地，而她眼前驀地竄出一片火紅，機體出現過熱警告，沙克絲迅速思考對策，並在被撲倒後兩秒內起身、扛起那

人往後跑。她隱隱約約看見毀壞的輪椅和躺在地嚎啕大哭的伊芙，於是她伸手一撈，兩邊肩膀都被佔滿。

「沙克絲，放開我！」伊芙在她耳邊尖叫道，而沙克絲只是繼續往低熱源的地方跑去，她的命令強制系統已經被關閉，從伊芙那兒學來的反應知識告訴她要快速離開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沙克絲沿著溫度低的路線跑去，她看見亮光，於是往哪裡跑去。左側伊芙還在哭泣，右側那名男性卻沉默不語，沙克絲離光越來越近，她發現那是一扇門，便奪門而出，並往旁邊跑去。後頭爆炸聲隨即跟上沙克絲的腳步，他們與火海只隔一線，但她順利救下他們了。

她放下兩人，並檢視自己機體狀況，看上去都完好無損，只是某些部位需要短暫的散熱，這是伊芙手製零件的小缺陷，不過並無大礙。沙克絲在朦朧中望著二人，伊芙仰躺在綠中有白點的地板上，似乎失去意識。而男人先是蹲在伊芙旁邊，好像在確認些什麼，而後走到沙克絲面前，用一種虔誠的、溫柔的語氣，以規勸而不是命令的方式，讓沙克絲暫時進入休眠模式。

好吧。沙克絲想著。但你不能傷害伊芙，我們得約法三章。

真是人性化的奧根。男人笑了笑，抬起她的手，在手背上輕輕一吻，說他的名字是克勞，是伊芙的父親。而他不僅保證不傷害伊芙，還讓她期待她再次甦醒後的身軀，他會把她不完整的、損毀的地方全部修好。

沙克絲沒有任何猶豫立即點頭，倒不是因為對完整姿態的自己有什麼期待，而是因為克勞這個名字，在她的命令系統中是權力第二順位者，比伊芙還要高了一階。

待到沙克絲再次睜開雙眼時，她的視線忽地清晰不已，她轉轉眼珠子，花了十秒鐘才讓機體適應此刻的視線。她躺倒在實驗台上，天花板上是垂掛的假星星和假月亮，有點被燻黑的感覺。

她坐起身，看見克勞站在不遠處看著她，似是監視，又像照護。她眨了眨眼調整焦距，視線內完整映照出克勞的樣子——他已經很老很老了，但他的頭髮竟是烏黑。沙克絲檢視自己的機體，很多方面都被大大改善，這名男人有著比伊芙更完善的機械知識，技術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克勞問她：在他修好她之前，她的世界長什麼樣子？

沙克絲回答：很像活在很亮的霧裡面，無論怎麼調整都沒辦法把亮度調低。

他又問：你有清楚看到過伊芙的臉嗎？

沙克絲以搖頭回覆。克勞點點頭，讓開了身，他身後是一扇門，沙克絲幾乎下意識就知道後面藏著地獄的真相，她忽地有些躊躇不前。

克勞背靠著牆，說道：「妳知道為什麼伊芙會把妳做得這麼像人嗎？不，應該說……這麼像『她』嗎？」

「我無法回答您的問題，克勞先生。」沙克絲面無表情地說，手卻不自覺抓緊裙擺，如果是伊芙，她也會有這種反應，但是這種面對未知的緊張是她不曾遇過的「負面」情緒，是一種可怖的焦躁感，她卻不知道這種感情從何而來。

克勞沒有回答她，而是走上前，把一張照片交給沙克絲，並將一面鏡子對著她：「照片上的是以前伊芙的樣子，她把你做得跟她一模一樣。」

沙克絲望著鏡子中與照片上人同樣的臉，有些不知道該如何反應。而克勞又繼續說下去，「這裡不是第一次發生火災了。五年前，伊芙和她的孿生姊妹沙克絲——也是我的另外一個女兒——一起在這間實驗室玩些機械的玩意兒。我不想教她們這些，但她們自學能力很強，倒是學得很快。後來有一次，她們沒注意到機器負荷強度，因此產生爆炸，並燃燒一箱子能源，然後整間實驗室就燒起來了。沙克絲在火災裡不幸喪生，而伊芙被壓在櫃子下無法動彈，雖然活了下來，但她的雙腿沒能保住，連臉都被燒成很難復原的模樣。」

「我原本以為，她想造一具『沙克絲』，是為了彌補對姐姐的愧疚，於是就教導她如何製造奧根，也好作為防禦之用。但她並不是想要有個人陪伴，而是想要有個代替她。」說到這裡，克勞止住聲音。他搖搖頭，「我在對一個奧根說什麼呢……現在你能去看看伊芙，替她完成她想做的事。」

沙克絲抬眸起身，毫不猶豫地走向那扇門。克勞就待在門外，看著那扇門緩緩被關上，他移開視線，因為他深知伊芙五年來的痛苦，她在五年間不停審判自己的靈魂，在苦痛與殘缺中苟延殘喘，而他也是伊芙的痛苦源頭之一，她很痛苦，因為他想留她。

過了一會兒，五分二十一秒，克勞數著秒，看見沙克絲走出來，看見她的衣角沾著血，看見她身後，那扇半掩的門板中，是倒地的伊芙。她再也握不緊的手心是燒傷後的深棕疤痕，和一顆小小的心型燈泡，那是伊芙的過去，她是個不快樂的人，她除了過去，便一無所有了。

「她想死。」沙克絲看著克勞，眼神中出現一絲茫然。

克勞垂著頭，捂住臉，幾滴眼淚越過手背，落在地上。

「好吧。」他說：「這樣就好了。」